

文 學 叢 刊

近 遠

阿 湛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近

遠

湛

阿

有版權

定價金圓五角

近 遠

阿 湛 作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一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 學 叢 刊

第 十 本 集

共 十 六 冊

山野	艾蕪	切夢刀	李健吾	散文
苦旱	林蒲	中篇	方敬	散文
馬和放馬的人	李白鳳	短篇	繆崇羣	散文
邂逅集	汪會祺	短篇	一	文
遠近	阿湛	短篇	巴金	書信
生存	靳以	短篇	黃宗江	戲劇
秋葉集	海岑	散文	鄭敏	詩歌
金色的翅膀	單復	散文	陳敬容	詩歌
		盈盈集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目次

夜盲的人夜行·····	一
那個穿黑衣服的女人·····	七
席驚·····	一七
酒席上的謊話·····	二三
愛情不是姑息·····	三二
遠近·····	四九
假貨·····	五七
綠·····	七〇

夜盲的人夜行

——拿出勇氣來，承認你的缺點。

三十年夏天，日本軍隊大舉進攻浙東，那時候我是個中學生，正在浙東一個小縣的鄉間讀書。

一天中午，我們得知敵人已經到了距離學校五十里的地方，大多數同學的家鄉淪陷了，少數尚未陷落的，眼看着也就非常危險。五十里外一種強暴的壓力，使整個學校剎時間靜寂得可怕。所有的臉彷彿全成了石膏像：憂患和沉思是彼此共同的表情。這天下午學校停課。說老實話，功課在這時已引起我們的絲毫注意，考第一是什麼意思？留級有什麼關係？和五十里外的暴力比較起來，考第一和留級又各自應該放在什麼地位呢？我們的腦子裏祇

有三個字：怎麼辦？除此之外，全沒有別的任何東西的插足之地。

太陽漸漸靠近西山，敵人也就漸漸逼近我們。我的擔憂比任何人都重，並非我把自己看得比別人重要，而是我的夜盲促使自己害怕。黃昏時候，消息傳來，說敵人距我們祇有二十里了，這不容許我們再逗留了，再要逗留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校方匆忙的發給每個同學以一點食米，各人再整理些自己的衣服毯子，做完這兩項準備工作，天已經全黑，一個家住謝家橋的同學，他是在傍晚時候離校走回家去的，這時候飛快的跑回到校裏來，氣喘喘的向校長報告道：

『路上碰着許多熟人，有從謝家橋逃上來的，說已經到了謝家橋！』
謝家橋，離學校祇有十里遠哪！

於是全校將近千人，在星光下踏着崎嶇山道，向四明山逃去。

剛跨出校門的幾丈之內，我憑着白天的印象所及，記得清楚大路的每一

個高低和轉變，我還能勉強摸索前進。稍爲走遠一點，就沒法應付了。因爲我並不是先看見前面有一條路而才把腳踩下去的，我是用腳踩在我記憶中的道路上的。對於一個瞎子，人們怎麼能夠要求他：所有的路全在他的記憶當中，並且清清楚楚的記得每一個高低的轉變呢？我就是這樣的一個瞎子呀！這是我最近兩個月以來的祕密，全校沒有一個人知道，白天我和平常人完全一樣，到晚上就不同了：沒有太強烈的燈光，我看不見一切。奎寧丸僥倖鎮壓住了瘧疾病，接上來的是，學校裏太不講究營養的伙食把我折磨成爲一個夜盲者。

突——，一陣緊張，混身收縮，彷彿被擲到了萬丈深谷裏似的，事實上腳下的地面祇有幾寸的不平。僅僅跨下一個石階，在盲者的心靈上要遭受如許的災難，能夠看得見東西的人是有福了。

我忽然覺得腳下沉重而又寒冷，並且能夠聽得到「拆，拆」的清脆聲。

「哎喲，你跑到溪溝裏去了。」

這是誰在說話？沒等我辨別出來，一條手臂已經攙住我的手臂，我被領回到大路上來。這手臂彷彿成了我的眼睛，我無異得了救。

幸虧這真是一條小溪，好幾天沒有下雨，溪水祇淹沒我的足背，但是，這也就夠狼狽的了。

「小心小心，」聲音繼續說道：「走夜路頭一要看清楚。」

這教我想起來了，他是王文浩，一個高我三級的同學。

「嗯，看清楚。」我這樣回答着，天知道我看清楚些什麼。王文浩他怎麼能夠知道我是在撒謊呢？他以為我從此真「小心」了，真「看清楚」了，他把手臂抽回去，我又失掉了眼睛。

我的痛苦是言述不盡的。然而這能怪誰？是我自己撒了謊呀！

另一方面，我却暗暗爲自己慶幸：這個難關算是過去了，並沒有人因此

而發覺我是個患夜盲症的。這種感情說穿了實在非常可笑，而且近乎滑稽。但是有時候一個人真可能會這樣愚笨，沒有勇氣去承認自己的任何缺點。從表面看，這應該是個強；從深處看，這實在是極度懦弱。從這個矛盾當中可以看出『人』的殘酷：這樣虐待着自己啊！譬喻我，明明看不見一切，然而偏不願意求助於人，硬要朝前走，却讓惶恐在默默之中煎熬我的心靈。

一塊石頭把我拌倒了，上蒼仁慈，沒有使我頭破血流。走在我背後的王文浩，一邊攙我起來，一邊說道：

『人家都轉彎去了，你怎麼還一直朝前面衝呢？你眼睛看不見，是不是？』

『嗯。』

『我老早就看出來了，你是雞毛眼。』剎時間，我覺得自己是處身在某個異常可憐的境界裏，我怕他的口裏會發出來幾個飽含着調侃意味的『哈』

哈。」幸虧沒有。「爲什麼不早說，少吃這些苦頭。」

那天晚上，我的眼睛生在他的手臂上，他攙着我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回頭望望落在我們後面的山崗，密密層層，猶如一大幅故意要使人難堪的圖畫，要是我的眼睛不生在他的手臂上，我不知自己將憑什麼越過那些山峯？

噲……飛機聲。爲了避免空襲，將近千人的長隊分爲許多小組，每組六人，七八人不等。王文浩和我是同一組的，這叫我從心裏感到歡喜。

那個穿黑衣服的女人

將近中午時分，我們一行七人，來到十望嶺上。嶺這邊是這一縣，那面是另一縣：單憑這點，人們就可以想像這嶺不算低。這實在說得上是一條大嶺，它是由十個山坡組織成功的，每個山坡與山坡之間是一個轉彎，過嶺的人每轉一個彎總要矚目遠望一下，這樣一共要望十望。

我們休息在十望嶺上的一個亭子裏。轟！轟！砲聲不時震動着山崗，那是日本鬼子在和我們『親善』。我坐在石條凳上，背倚着亭子的石壁；我彷彿覺得坐着的不是我自己，而僅是一堆與我無關的枯骨斜靠在石凳上面。

好疲倦哇！

「再走！」有人這樣提議。

「走——！」有人也就這樣附和。

「再走」當然是一個很堂皇的理由，但是還有一個潛在的理由，大家全沒有提：實在受不了亭子角上那副零食擔的誘惑。縱然祇有那麼平常的幾包酥糖和幾個麻餅，但是對我們的誘惑力是多麼大呀！有好幾次，大家的視線不期然而然的都匯集在那副零食擔上，接着很快的又各自默默移開。家鄉已經淪陷，敵人在後面追擊，我們已開始在流浪途上，身邊僅有的一點錢，無論如何不能花在買零食上啊！

我的唾液情不自禁的湧上來，在口腔裏打轉。爲了擺脫這種誘惑，我們要走了。

臨走之前，我又喝下了兩竹管施茶。這樣，我的肚子裏也裝了一點東西。當我離開亭子的時候，我的肚子「工東」「工東」的響。

飢餓糾纏着我！

盛夏中午的陽光像火燄，毫不容情的射在我們頭上、身上，教我們熱得發痛。野草的氣味被陽光蒸發着，那麼強烈的往我們鼻孔裏送。一點風都沒有。樹葉子靜止得彷彿不可能作任何搖動。蟬聲快要把寂寞凝結成爲固體了。肩上的東西有意和我們爲難，使勁的往下沈。啊，一條『五步蛇』迅捷的從我腳前跑過，鑽到路旁的草叢中去了。牠給我們的驚愕，教我們暫時忘記了疲倦和飢餓。另一方面，由於牠紅黃相間的顏色，使我們覺得渾身像有火在燃燒。

又轉一個彎。看哪，那面是一個高大的山壁，可望而不可接，雖然毫不阻攔我們的去路，但是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壓下來，我疑心自己的頭顱已碎成了粉末！在疲倦和飢餓當中，蒼勁的山景對人們是一種威脅。

有塊光滑的石頭蹲伏在路邊。這可以當凳坐。一個同伴坐下去了。

「啊！熱得像塊磚頭！」

「還是走吧。」

也祇有走的一法。

走……

我們來到了十望嶺下。嶺下有一個小村莊。這小村莊令我們雀躍：休息與午餐是我們最需要的。小村的狗向我們狂吠，露出雪白的獠牙，兩眼放着綠色的光。雞，慌得把翅膀盡量往下伸，呱呱的叫着逃進各自的大門去了。我們難道是可怕的嗎？

「請借一借廚灶，給我們燒一燒，」整個小村反正對我們是完全陌生的，我們就不加任何選擇，開始向人們請求。沒等我們說出「貼還你們柴火錢」那個門就關上了。

沒有辦法，祇得去請求第二家。「請幫忙……」聽話的人大概心裏早知道我們要他幫什麼忙，門又關上了。

有的甚至祇要一看見我們跑近去，不讓我們開口，就關了門。

我們真是這樣惹人討厭嗎？這不止一次的拒絕，看似十分平淡，對我們的打擊卻是無從估計的。疲倦，飢餓和失望，我們深深陷在苦痛當中了。大地猶如大海，在我們脚下動盪。

我們預備再向前走，到前面的村莊去碰碰運氣。

就要步出這個小村莊了，兩邊祇有三四家人家了。有一家門口立着一個穿黑衣服的女人。我們對這個村莊已經絕望，「這個傢伙也要關門了吧？」

我在心裏罵。

天下常有這種稀罕的遭遇：那些從心裏拒絕我們的，正是我們努力去請求的對象；而那些有意要招待我們的，卻落在我們注意之外。

我們已經走過她的身邊。但是我們怎麼能夠得到呢：我們正在經歷這種遭遇？

幸虧一個同伴在這方面還不完全死心，他提議道：

「我們再回去試試。」

有人先後發表意見：

「那個穿黑衣服的女人，」

「說不定她肯幫忙。」

「反正倒糶不揀日子！」

我們一齊回過頭去。祇看見她把右手橫遮在眉毛上面，猶如軍帽的帽舌，用來減少戶外陽光的刺激，她正也在朝我們這邊張望。

我們於是回過去。當我們說完我們的來意，說要請她幫忙時，我們已經隨着她的指引，走進她的家裏來了。她立刻就去量米。我們意識到這米是為我們量的，我們就異口同聲的說：

「米，我們自己有！」客氣當中滿含着驕傲。

「等歇再算還。」卻教她這麼一句話熄滅了我們的全部氣燄。

米由一個小女孩拿到隔壁廚房裏去燒飯了。她自己則坐下來跟我們聊天。談着談着，我的夜盲此時被大家作爲最近便的資料：

「……月亮光亮得像日裏，他一脚跨到了路旁的深溝裏。……」

「……大家都轉彎了，他一個人還朝前走，石頭一扳，跌了交，幸虧沒有頭破血流。……」

「這祇要多吃豬肝就會好，」說着她跑到廚房裏去了。燒飯的柴火爆裂得「劈劈啪啪」的響，我們聽不清楚她跟小女孩說了些什麼話，祇發覺小女孩挨過我們的身邊，跑出去了。等小女孩手中托着兩片南瓜葉子，（兩片葉子之間無疑的藏有東西，但是是什麼呢？）回到廚房裏之後，她自己纔又出來陪我們聊天。

這一餐午飯吃得比什麼都香。菜碗擺滿了一桌面。固然都不是什麼了不

起的名菜，但是我們是太滿意了。這午餐給了我們一種力量，屬於物質，同時也屬於精神，我們霎時有了踏遍千山萬水的勇氣，什麼都不能使我們感到可怕了。

現在應該到了「算還」的時候，首先第一件，當然是：米，她曾經說過的。想不到這時她竟不承認自己的諾言，硬不要我們還，並且萬分懇切的解釋：「你們身邊的米有限，這樣也許可以多——」她沒有再往下說，其實又何必再往下說呢？平日我們談話多數爲的是避免無言的難堪，是敷衍，也是應酬；仔細歸納起來，真正屬於非說不可的話，每天沒有幾句。有時候竟是那樣玄妙，一句話當中最最重要的幾個字還沒有講出來，然而大家都懂得了話的全部意義。於是說話的也就認爲已經達到說話的目的而不說下去了。

既然她本來說過「等歇再算還」的米，現在都拒絕歸回了，那麼我們還好意思算菜錢給她嗎？算還菜錢給她是不是等於褻瀆她對於我們的盛情，如

果不棄瀆她，我們裝聾作傻，難道是好意思的嗎？我這樣想。

「那麼，菜錢你不能再客氣了。」同伴當中有人提出這個來了。

「說老實話，我有兩個孩子也在外面像你們這樣走，走；我猜想他們一定在受着萍水相逢的人們的接待，」她的對於流浪在外的兒子們的關懷口吻，保證她所說的全是真話，她又說下去了，「那麼，我就不能招待別人嗎？」時光在空白中過去好一會，顯然她在思慮一個相當艱深的道理：「我如果收下了你們身邊的錢，不等於人們也在收着他們兩個的錢嗎？」

當時在場的每一片心帆，全爲這陣嚴肅的，崇高的，和美的風吹得滿滿的。唉，不必再假客氣了，再假客氣無異顯出了我們的虛僞和卑賤。

一齊向她告辭，我們預備繼續趕路。

沒料到就在這將要離別的一瞬間，她忽然遞給我一個小小的油紙包。我立刻明白了裏面是什麼東西，那是：剛纔是生的，現在變成了熟的；剛纔是

整個的，現在切成了片片；剛纔的南瓜葉，現在換了油紙：那是豬肝！

人永遠是感情的動物。人心永遠是脆弱的。經不起打擊，也受不了溫暖。仇恨能使世人鏤心刻骨，恩惠也會教人魂牽夢縈。一想起那個穿黑衣服的女人，我無時不感到一種最柔情的痛苦。

虛驚

火車把我們拖到一個江邊的大城裏，已是後半夜，月亮早已落下。步出車站，猶如失却了最後的依憑而投身到大海裏來，三人全不知該走向何處投宿。

車站前，廣場上的燈火忙着四散，慌張驅使我們不作任何選擇，便問左近一粒橘紅的火（那是香烟）道：

「先生，我請問：找旅館要走那一條街？」

「開旅館嗎？這時候大大小小全客滿了。」

無異一桶冷水澆在我們三人頭上。全沉默了。

若有意，又似無意，（別人我不知道，當時我祇覺得自己的兩條腿很機械地搬着身體往前走，彷彿爲了盡一種責任，或者償還一樣東西。）我們跟

着這個人走來了。車站，廣場，一齊落在我們背後。

「請你幫忙介紹一家旅館，沒有房間，過道也好。」

「真沒有辦法。」在蒼黃的路燈光下他搖着頭。現在我們可以看清楚他了，穿一套黑色香雲紗衣褲，袖口捲得高高的，胸前橫一根錶鏈，不時一幌一幌地亮。

「到那裏去過夜啊？」三人當中的一個喃喃自語。

「到時候再說罷。」另一個也喃喃地回答。

各人都明白現在已經到了時候，但是有什麼辦法！

就我們所見的旅館而言，確是每家門口全掛了客滿的牌子。

「假如真沒有辦法，我家裏倒可以勉強擠一擠。」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們三人暗暗地交換眼色，那眼色代表一句話：他不會有什麼惡意嗎？

「只是太對不起你了。」

「我們家裏很髒，很小，你們看了不要笑話。」

路燈在我們頭上一盞一盞的過去，四個人的影子一齊短了濃了，又慢慢地長了淡了，接着又是短和濃。店鋪丁全關了門，像在兩旁整齊列着的隊伍。這裏是一個大城，是的，這裏是一個大城。但是我們在這樣的街道上走着是多麼荒涼呀！

聽，江水流動的聲音，那麼低，那麼微，然而那是那麼遼闊！（假如耳朵也可以有這種感覺）我們已經來到江邊了嗎？看你存的到底是什麼心哪！

走了一回，他停下來敲門。

他用這地方的土語和門內的人大聲說着話。雖說四人並肩站在一起，言語剎時間把我們隔離到寂寞而遙遠。

你是利用我們外鄉人不懂你們土語的弱點，正在為我們佈置下不可設想

的陷阱嗎？你『烏拉噯呱』的在嚷些什麼呀？你是不是向門內的在說：『壓寨夫人，壓寨夫人，你猜得着嗎？今天我真叫順手，不費吹灰之力，從火車站上背來了三個客人，你就好好預備你的酒和你的刀？』

隔門談了好久，門才開了。我們小心翼翼，探險也似的跨進門去。這屋子是用木料和竹桿造成的。微微顯得有點震動，水流的聲音就在我們腳下，啊，原來這是一個弔脚樓！

我們三人被安排在這個弔脚樓裏。

雖然疲倦，我却無法入睡。腦子裏飄浮着關於黑店的種種傳說。一股不能遏止的力量在我心中隱約地發芽，我總以為我們三人今夜已經落在黑店裏了。我極力想擺脫這個思慮，却反而被這個念頭緊緊地裹住了我自己。啊，好傢伙，你赫我一跳！我以為是誰亮亮的刀光閃進我的眼裏了呢。原來是你，油燈，是你在作垂死的掙扎，吐一個難得有的大火舌之後，你就應該熄

滅了。

黑暗裏我覺我的兩位同伴也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有時候更輕輕地喚着彼此的名字。被喚的一個總是這樣回答說：

「咳。你放心睡罷。我不睡，我心裏明白。」

所有的話全說在這裏了。唉，旅行人的恐怖的心呵！

第二天早上，天沒亮我們就起來，天剛亮我們已坐在開往上江去的船艙裏了。船上的籬籬已經吹過兩次，再吹一次就要離開這個大城。我們正在那裏講述各自一晚上沒睡好的情形，正要慶幸沒遭遇到那黑店主人的任何毒手，可是你看，那個黑店主人（唉，我們竟公然如此稱呼他！）飛快地跑向我們來了，三人全一驚：難道臨走你還要給我們看點顏色嗎？冷不防他跨下船來，送來我們慌張間遺落在他家裏的一個包裹！

我們到此才明白：黑店兩個字是那麼樣和他的家不調和，而且是怎樣不

應該和他的人並放在一起！

他跳上岸，船就開了。他在岸上向我們笑着搖手。突然，我覺得我們之間彷彿在幾小時裏就建立起了永生不可磨滅的友誼！

酒席上的謊話

早晨，我們一起下船的是三個人，到將近日落時分，船停在一個城市旁邊，搭船的全跨上岸去，踏着這片陌生的土地，我們的三人行已經散夥，只有兩個人了。是中途有一個同伴上了岸：他父親在那裏做事，他找他父親去了。『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用這個來比方人與人的別離，真是最恰當也沒有了。

我現在跟着這位同伴，也就是我的遠房親戚，走在這小城傍晚的街道上。我們是走向他叔父所經營的鹽棧去的。我的原意是要去投靠我父親的一個朋友；他在印渚埠，離開這裏還有許多路程。當我把意思告訴我這位同伴的時候，他純然出於友愛的勸我不必去了；他甚至半開玩笑半帶恐嚇的對我

說道：「萬一你父親的朋友已經離開那裏，你跑去撲個空，那怎麼辦？還是到我叔父的鹽棧裏去過一個短時期再說吧！」我本來就對「投奔」這樁事情感到躊躇，也有點害怕，因為印渚埠離這裏還是那樣遠。說老實話，我缺少一份堅決從事的勇氣。他的話打動了我的心，我就跟着他到他叔父的鹽棧裏來了。

他來投奔他的叔父，他成了他叔父的累贅，因為是叔侄，累贅也就無所謂；我算什麼呢？我是沾他侄子的光，纔有幸投奔到這裏來，我實實足足是一個累贅。我怕周遭的人有一天會明目張膽的指清楚我這種可憐身分，我甚至害怕任何人對我作略為長久的注視。因為那無異是一句話，說：「你這個可憐蟲！」也許是爲了我們剛到這個鹽棧裏不久，也許是人家真的同情我們，幾個鐘頭之內，總算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那種近似的表情。我暗暗高興。只是這高興是含有許多痛苦成份的。

我們到鹽棧裏正是薄暮時分，他叔父爲了招待我們，特地辦了一桌酒席，汽油燈亮在客廳的正中，吱吱作響，這叫人增加了對這桌酒席的豪華印象，那些肉，那些火腿，那些鷄子，端正的擺在席上燈下。唉，太豐富了。我們以往縱然也或多或少的吃過一點這些東西，但是從來沒有一次使我感到菜肴除了財富上的價值和營養上的價值以外，竟會有一種無法估計的微妙價值。這真是一種微妙的價值，飢餓的人面對着一席豐筵，他會領略到這『微妙』兩個字的含義的。

同伴的叔父，把一隻燉得爛熟的鷄翼膀檢到我面前的小碟子裏來了。我是一個粗人，一向不喜歡吃這種骨中帶肉的細貨，何況我正在極度飢餓當中，面對着一席豐筵而叫我啃這些骨頭，無異是叫我忍受挨餓。我笑着搖頭說：『我不喜歡吃翼膀。』

『噢，』他檢回去了。『我現在懂了：吃東西和年齡有關係，中年人性

情比較穩定了，喜歡細磨細琢，吃這東西：年輕人大刀闊斧，應當喜歡吃鷄腿。」一個鷄腿放到我面前來了。「剛才請你啃骨頭的事情，失敬失敬。」

有人提議乾杯。這叫我怎麼辦呢？我是一個初見世面的孩子，這一杯乾下去明知道要醉，但是人家的盛情難道是可以推却的嗎？我進退兩難。

「有什麼心事嗎？」友人的叔父站起來，右手把了酒盞，說：「你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真是——真是，我們——我們真是蓬萊生輝。要不是逃難，真是請都請不到。」既來之，則安之，你們兩人，他用酒杯指着他的侄子和我：「就在這裏住下再說，只要日本人不打上來，住一年半載，」他用另一隻手掌拍拍自己的胸口，我擔心他酒杯裏的酒會潑在桌上。「我沒有半句閑話。」他的臉色和語調太激動了，激動得幾乎要生氣。這激動可以用來說明他的誠懇。接着他把臉色和語調恢復到激動以前的和善狀態，他又說下去：「你令尊和我小時候同在一個師塾讀書，同進同出，好像自己兄弟，你

今天到我這裏來，你不要生氣，我沒有好好招待你，完全把你看成侄輩，以後我們吃飯，你就坐下吃飯；我們萬一飯吃不起了，我們吃粥，你也就趕攆吃粥，一切不必客氣，要像在你自己家裏。」他說得得意極了，他把手上的酒杯放下來，雙掌合在自己胸口，完全是個演說家的姿勢，「小棧雖小，即使生意完全不做，關了大門給我們自己人坐吃的話，我想多則五年，少則三年，總可以對付。五年，三年，仗難道還不打完？」舉起酒杯：「不乾杯，你隨意。」

在座的都乾了杯。我也乾杯。

一塊豬肉被檢到我的面前：「瘦的人照例不喜歡吃肥肉，你就來點筋吧……只是味道不大好，我們棧後面自己養的。……」

一塊火腿，接着也被放在我面前的小碟子裏了：「也是本作貨，你嘗嘗。豬棧後面養的；鹽，嗨，嗨，棧裏……」

我的胸口，跳得那麼急驟，心臟彷彿要跳出身體的外面來。頭腦發眩，混身熱得難受，我知道自己有點醉了。但是我還能夠支持，一種安全感支持着我。我真有一種安全感，遠房親戚的盛情，使我暫時可免流浪之苦。不管這是姑息，還是愛惜，我只知道從心裏感謝他。

鐘敲九點。九點在小城裏，已是了不起的深夜。

他們讓我睡在客床上。只隔一道板壁，那邊就是友人叔父的臥室。我把燈吹熄，很快的，從板壁隙縫裏射過來隔壁的燈光，映在蚊帳上面。酒醉應該會把人很快的驅入夢鄉，但是由於一種驟然而至的安全感，使我不能自制的興奮，興奮得睡不着覺。

我聽到隔壁有人在叫喚我同伴的名字，那是他叔父在叫喚他。我聽到我

的同伴推開門，跑進他叔父的臥室裏面。完全出於我意料之外他叔父開口第一句就是：

「你是我嫡親侄子，我不是存心要埋怨你，你做人那麼不懂人情世故，在這亂世時候，你一個人逃難來還不夠，你還要拖個人來。……」

我的全身頓時通過一陣寒冷，醉意全無，安全感也剎時消散了。我不可能把隔壁的說話爲自己作別方面的解釋，不容疑惑，他所說的準是我！

「那麼剛才酒席上——」這聲音是我同伴的，他還沒有說完，他叔父就阻止他說下去：

「那——」他「吱——吱」地吸起他的旱煙管來，一筒煙也許正在這個時候抽完，他「堂——堂」的把煙管頭叩在地板上，發出空洞，單純，然而可怕的聲響，在這靜靜的夜裏。他終於說下去了：「你到底還是一個小孩，那是酒席上的謊話，你懂不懂？現在我問你：是你拉他來的，你用什麼辦法

叫他走？」

我年紀輕，我要說老實話，我不怕人家見笑，這時候我的眼淚真流下來了。我當然不應該對任何人存有依賴之心，存心依賴人家，這是一種過錯。但是酒席上的謊話真太殘酷了。我真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場，但是我真能夠哭出聲音來嗎？給他們聽見這成甚麼話。熱淚泉湧般的從我面頰上滾下來，滴在枕頭的草蓆上，我聽得見每一滴眼淚滴在草蓆上的聲音。……我這纔決定去找我父親的朋友，不管找得着找不着，我有一份堅決從事的勇氣。……

第二天清早，我向我同伴的叔父告辭，我說要去找一個父親的朋友。他「吱——吱」地吸着煙管，一筒煙正好又這個時候抽完，他把煙管頭「堂——堂」的叩着地板，在這空洞，單純、然而可怕的聲響發出來的同時，他萬分殷勤的對我說道：

「怎麼？是我們招待得不週到，不肯委屈嗎？」

我趕快轉過身、把背朝着他。因為縱然我的眼淚又滾下來、但是也用不着讓他看見。

愛情不是姑息

把幾張鈔票放還到枕頭下面的老地方之後，人躺在床上，聽憑痛苦啃蝕我的心靈。風從窗外吹進來，拂在我的頭上，頸上，臂上，還有短襪和褲管之間裸露的足踝上。風彷彿是無數條柔軟的綢緞，在我的肌肉上輕輕滑過，有點涼意，然而不冷。季節是夏天。知覺和思慮的圈子，同時在急驟地縮小，兩者終於凝結成爲一點：我祇知道，我祇想到：啞子的老婆在隔房吞聲飲泣。這哭聲對我是一種煎熬，使我感到痛苦。

「噫——噫。噫——」啞子不時在那邊呻吟。他被人打成遍體鱗傷了。

「嘶——嘿。哼——」啞子的老婆泣不成聲。「你痛嗎？」她把極度悲痛的哭聲抑制住，常常這樣問她的丈夫：「你口渴嗎？」

「嗯——」啞子回答他的仍是一個又長又倦的呻吟。

「嘿——哼。嘶——」她又繼續吞聲飲泣。

天地是這樣遼闊，人海是這樣廣大。可歎這些全無阻於我和啞子，還有和他老婆的碰面；我並且住在他們的屋子裏。要是不跟他們碰面，要是我不住在他們的屋子裏，啞子也許可以不受這頓毒打，啞子老婆或者可以免掉這場哭泣。我爲這個感到抱歉。雖然過錯不屬於我，但是無從否認，或多或少是爲了「有」我這個人。

我參加到他們之間來，說來真是萍水相逢。能夠認識他們兩夫婦，這個是出於我原來的估計之外的。我爲了要找一個職業，來投奔我父親的一個朋友。他的家租的是啞子家的一部份房子。父親的朋友是個小公務員，我祇要說出這一點，人們就可以想到他們家的大概情形。他們怎麼會有餘屋供我這個不速之客居住呢？他們自己住得也是那麼擁擠。感謝啞子夫婦，爲我整理

出一間他們原來堆積雜物的房間，由我暫住。

事情一時找不到，我在父親的朋友家裏成了『食客』。闲着無事，爲了排遣難耐的寂寞，白天我常常一個人到溪邊去捕蝦釣魚。晚上則比較熱鬧些：父親的朋友公畢回來了，他的兒女們也放學回來了，啞子也從田間回來了。天一黑盡，啞子的老婆幾乎每天都要在門前的空地上生個煙突，爲了驅散蚊子。星月光成爲我們的燈火。不期然而然，大家聚在一起，天南地北的閑談。我們盡情享受納涼的愉快。我們說的話，啞子不能夠完全懂得，幸虧有他老婆可以作爲啞子和我們之間的橋樑：把言語表演成爲各種手勢，讓啞子明白我們所說的是什麼。啞子說的話，滿口『依呀依呀』，老是那麼幾個單音，我們實在無從懂得。於是就有他老婆出任翻譯。有時候啞子學得她所翻譯出來的和他的本意走了樣，他就直接向我們作手勢以更正。譬喻說昨天，啞子所裝的手勢是：閉上眼睛，把頭斜靠在自己的手掌上，成爲睡眠的樣

子，接着把手向背後一指。如果手指指向前面，那麼他的意思是說：明天。啞子約摸二十三、四歲，啞子的老婆也是這個年齡，也許說不定還要小些。由於年齡的相近，由於住處的毗鄰，我們幾乎成了好朋友。

這一天將近中午時分，我剛從溪邊回來，啞子正好也在這個時候從鄰鎮回來，他的手上提了一小方豬肉。他高興得什麼似的對他老婆『依呀依呀』的說，一邊作着手勢：他用手掌裝成把菜刀模樣，在豬肉邊緣上切了三下，假如每一切留下一條印痕的話，他無異寫成了一個『川』字。接着，他又用手掌在肉的正中切了個『井』字。他拍拍自己的前額，又指指他老婆的。他是問她懂不懂。

『懂！』她點點頭。『你是要切肉絲，又要切肉片！』

啞子滿意的笑。

她指指這一小方豬肉：『這麼一點肉，』（我看見：啞子的笑容上頓時

胃上了一層微薄的，無可奈何的，不愉快的神色。她也許也發覺了啞子的不愉快，而臨時改變了本來要說的話，她笑着說：『可是我都依你！』

啞子笑得幾乎要發瘋，他手舞足蹈，啞子老婆也笑得合不攏嘴巴，她幾乎笑彎了腰。

啞子突然指指我。又重新指一遍：他老婆，他自己，和我三個人。接着把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裝成一副筷子模樣，在豬肉和自己的嘴唇邊這樣來回往返，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三人一起吃。却被他老婆的另一個主意打斷了。她在肉上切一個『川』字，在『川』字的中腰橫切一刀，往樓上一指；再切個『井』字，又在中間一分，也往樓上一指。她的意思是各分一半給我父親的朋友家裏。

我笑着跑上樓去，預備到父親的朋友家裏去吃午飯。

午餐的時候，啞子的老婆真把她燒的菜送了上來。東西雖然不多，但

是永遠有一個偏見存在我的心裏：餽贈的物件祇是一種餽贈的標記，餽贈的原意才是最大的禮物。我常常這樣傻想：一個人的生活如果可以分割成爲物質與精神兩部份，後者所給予人的影響，應該遠超過於前者。

夏天的午後，吃過午飯，照例使人感到一陣莫名的困倦。父親朋友的太太倒在床上呼呼的睡去了，小孩們則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唾液從他們的嘴角裏流下來。可愛的咪咪，那個小貓，安閑的躺在地板上，除了胸口還在起伏以外，也有好一會不見見她其他活潑的舉動了，她也許正在夢境的邊緣上徘徊。陽光灑灑的晒進來，顯示出一片寧靜，一片和穆。我，一個流浪人，一個失業者，這時竟也暫時忘了自己的狼狽，而爲這種安靜與和穆的幸福醉倒了。

我回到「我的」房裏，發現我的枕頭被人移動過了。枕頭下面放着我的全部財產。懷着戰戰兢兢的心境，檢點一遍鈔票，發覺少了大半，餘下的祇

是些小票面的零數了。我是那樣可憐，剛才幸福的畫面仍舊毫無改動的展在我的面前，但是我的心頭已經失去了幸福的感覺。從這個失去的幸福當中，正可以看出我的不幸。但是這不能全部怪我。

不僅度日如年，簡直一分鐘好像一年。過了短短的一個午睡時間，我彷彿活了許多年月。等我父親朋友的太太午睡醒來以後，我把這失竊的事情告訴她。她立刻就去轉告了房東的主婦，那個啞子的老婆。我全然沒有想到：這事情一讓啞子的老婆知道以後，將會發生怎樣的後果。並且通過這個近似殘酷的场景，因而能窺見一個極平常女人的心中却包涵着一種崇高愛情，這教我在痛苦中感到幸福。由此我也懂得了一個道理：一個人即使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整日談天說笑，我們若因此而自詡懂得了這個人的全部，這實在是極大的錯誤。非得經過某種不平常的遭遇，讓這人的靈魂受到跋涉，我們才可以窺見這人內在的真相。我們平日和人們縱然朝夕相處在一起，但是有

太多的舉動屬於偽裝。朝好的方面說，這是對世俗的容忍；朝壞的方面想，却沒有理由讓我們感到這是在對世俗敷衍，在與世俗妥協，甚至在向世俗投降，有意無意之間背叛了真理。靈魂的歷險在歷險人自己是一種考驗，經過考驗，這才露出廬山真面，高貴或者卑賤，良善或者罪惡，真與偽，正與負，在這裏一目瞭然，無從掩飾。

當啞子老婆聽到這消息之後，她不勝痛苦的點點頭，說道：「我猜想當中一定是他偷的！」經過片刻的問歇：「一定是他！」

他是誰？

她飛快的跑到啞子身邊，把正在打鼾的啞子儘力推搖，沒等啞子完全清醒過來，就劈頭問道：「你老實告訴我，你買肉的錢那裏來的？」

啞子在朦朧當中翻一個身，又預備睡了。啞子老婆緊緊追問：「我問你，買肉的錢那裏來的？」她甚至不惜用手扭他的面頰。

「啊——啊！」啞子這才閉着眼睛回答了。他用兩手在裸露的頭頸上，喉節的左右兩邊，畫兩個小長方形，再單獨用右手從左肩膀向右腰間斜斜一劃，再把雙手在腰間作個束腰帶模樣，接着把兩手放在肩上「哼哼」叫喊，末了輕描淡寫的往自己胸口一指。他是說：一個掛領章背三角皮帶的人要他挑東西付給他的力錢。說畢，他又「呼呼」的顧自己打躬了。

「什麼？今天你不是在家裏待了大半天嗎？」她又問。

「啊，」啞子皺皺眉頭，滿臉的不耐煩，他趕忙搖頭。接着作了個昨天的姿勢。

「昨天？你不是實足耘了一天的田嗎？」

啞子把昨天的手勢重複裝了兩遍。

「前天？前天你不是車了一天的水嗎？」

啞子顧不得這些了，他翻個身顧自己睡去。

「你瞞得過別人，你瞞不過我，你偷錢！」

這使啞子驚震了。「啊！」他長嘯一聲，精神健旺的坐起來，剛才的睡意消散得無影無蹤。憑他的年青力壯，再加上憤怒中一種醜惡的力，猛力一推，把他老婆推倒在地。

「你……好……」啞子老婆坐在地上，手指着啞子，她的嘴唇在顫抖：

「你……賊……胆……心虛……」她氣得幾乎要說不出話了：「打……人！」她站起來。啞子看見她跑近去和他扭打，就順手抓來一把茶壺，往地上猛力一扔，「頓！」壺內的茶葉帶水往四方飛濺，幸虧這茶壺是錫質的，除了自身受重傷以外，不使旁人流血。但是說回來，毀了一個茶壺，並不是完全沒有絲毫作用，啞子的老婆猝不及防，爲這突然的聲音吸去了全部的注意力，短時間內忘了向啞子撲去，他就趁這個機會跨出大門往外走出去了。當他跨出大門的時候，他向他老婆怒目而視，雙眼射出來兩道兇光。口中並且：「胡

——胡』的罵。

啞子老婆不顧一切的追出去，却遭到啞子劈面打下來的一個耳光。當啞子扔東西的時候，已引起了鄰居們的注意，現在戲從戶內一直搬演到戶外，並且越演越緊張，看熱鬧的人也就越來越多。這時候有幾個不怕惹事的就問：『甚麼事？』

『他做賊……偷錢……賊胆心虛，我一開口……他就打！』啞子老婆忽然拉住一個苗壯的漢子，使勁搖幌他的胳膊，連哭帶喊道：『張家伯伯，你不要讓他逃走！你不要讓他逃走！』

『上次偷李家的東西，打成那個樣子，他難道打不怕嗎？』這位張伯伯這樣自語。

『你們不教訓他，對他沒有好處。』啞子老婆嘶聲力竭的叫。
苗壯漢子可能是被這句話感動了，也許是啞子以往的行爲在衆人心裏有

了個已成的尺度，他追上去。啞子發覺有人追他，立刻在溪邊站住。他苗壯得猶如一條牛。他們兩個人扭打起來了。張家伯伯被推到了溪裏。這引起了村中人的公憤，有不少年青力壯的小夥子，這時都追趕啞子去了。那些結實的腿，生有又黃又厚的脰的脚底，在夏日下午的陽光下面飛快的跑，逐漸遠去了，祇間或有一種重濁的，有力的「啊，啊，」的呼聲傳來，那是追趕的人們在相互呼喊，一心要捉住啞子。

呼喊的聲音也漸漸遠去，幾乎聽不到了。

小村暫時趨於寂靜，這寂靜並不包涵一點幸福，却令人過得提心吊胆。誰都知道，在距小村不遠的山道上，啞子他們正在展開激烈的追逃戰。

啞子終於被捉回來，他的衣褲濕盡了。汗珠和水珠，在他身上臉上已經分不清楚。他的粗布衣褲有些地方已被荊棘拉破，腿上也有不少被荊棘刺破

的傷痕。追趕他的人全和他一個樣子，所不同的祇是屬於精神部份：啞子垂頭喪氣，顯出混身無力，實足是一個俘虜。餘人則精神百倍，傷痕無異是英勇的標記，滿面勝利者的威武。

有人拿了一條繩子來，把啞子綁在小村口的一個亭子的石柱上。綁的人一面綁一面對啞子說：『你以為逃過溪溝，我們就不追了嗎？』

啞子疲倦的就綁，回答他們的祇是斷續的呻吟聲。

『你以為逃到刺柴窩裏去，我們就害怕了嗎？就算你是一頭老虎，我們也要想法子把你找回來。你胆子好潑，偷了東西還要打人！』

不知是誰又去拿了一把竹枝來，這是牧童們趕牛時用的，現在拿來打啞子了。

『你趕快說出來，你的錢藏在——』

拿竹枝的還沒有說完『那裏』兩個字，『呼——』竹枝在空氣中這樣嘶

叫，「轄——」打在啞子的胸口上了。立刻有一條淺紅的傷痕留在啞子的胸部上。

「啊——」啞子慘叫，被反綁着的雙手無從掙脫，祇看見他的雙肩在扭動，像一頭困獸。

「你不說，好。」接着又是：

「呼——」「轄——」「啊——」這三個聲音幾乎合併成爲一個。

啞子的嘴唇咧開着，上下齒在那裏用勁的咬，這說明他所受的痛苦是到了絕度。

又是「呼——」，可是這一下竹枝並沒有打到啞子身上，竹枝在半路上臨時改了道路，因爲手執竹枝的人看見啞子老婆走過來了。

啞子老婆把竹枝搶過來，向衆人道：「你們看見我來不好意思打？是不是？」

『呼轄——呼轄——呼轄——呼轄——』竹枝在大氣中接連不斷的嘶叫，她打在他的腿上，手臂上。啞子的全身幾乎無處不是傷痕了。

『你不說，我還要打！』她是要他說出錢藏在什麼地方。

啞子這時才點點頭。

『說！』

『依呀依呀』的，不知說了些什麼，這話祇有他老婆懂得。

『我去看，你撒謊——哼！』『呼——』她把竹枝有力的扔在地上，到啞子所說的地方去看鈔票到底在不在。

大風浪過後的平靜。衆人坐在亭子裏等候啞子老婆的回來，以證明啞子的招供是否確實。衆人實在也疲倦了，有的撫摸着自己身上爲荆棘所刺破的傷痕，有的躺在亭子的石凳上，在半睡眠狀態中休息。啞子仍舊被反綁着，除了他的呻吟，小村的夏日下午什麼聲音都沒有。

「真是「一人藏，千人尋」，剛才我找了大半天，什麼都找不到。誰知道他藏在帳桿竹的竹節裏呢？」啞子老婆一回到亭子裏，就把賊贓傳給大家看：鈔票被捲成了香烟大小模樣，兩頭各縛了幾根細線，防止鈔票會漸漸鬆散。從那裏可以看出啞子在這方面已是老資格，恐怕鈔票鬆了會塞住整個竹節而平添取錢時的麻煩。幾乎每一張鈔票捲成一根香烟。「他把這些分放在六根帳桿竹的十二頭！」

她把這些成捲的鈔票還給我。她去給她丈夫鬆了綁。啞子被鞭打得寸步難行了。她把他背到自己的家裏。衆人四散。我也就回到「我的」房裏。「我的」房間就在他們房間的隔壁。我清清楚楚的聽到啞子在斷斷續續的呻吟，啞子老婆是那樣悲慘的在吞聲飲泣。這對我是一種煎熬。把幾張鈔票放還到枕頭下面的老地方之後，人躺在床上，聽憑痛苦啃蝕我的心靈。

好久好久。

「鈔票缺了沒有？」啞子老婆在隔壁大聲說：我一時搞不清楚她是在向誰說話。緊接着她又喊道：「還給你的鈔票，你點過了嗎？」

「啊！」這時我才知道她是在問我。我胡亂的回答了這個字。

「一定少了，你老實告訴我；至少買猪肉的錢是少了。我要想辦法賠你。」

我一向是個不善詞令的人，現在叫我怎麼樣回答呢？幸虧她的腦海裏突然闖進另外一個念頭：

「周師母，周師母，」她高聲叫喚我父親朋友的太太，「你有空嗎？你幫我去宰一個雞。他被打傷了，他應該吃點補食。」

我懂得了愛情：唯其愛情是愛情，所以愛情不是姑息。

四月十七寫成。一個曾被辜莊歌詠過的日子。

遠 近

「主任說這個房間給你。我在給你掃地。」看見我跑進去，她對我說。

「要你討厭，真對不住。」

「沒有這種話；這是我的本份。」突然，她說着笑了：「夜裏聽見有什麼響動，你不要慌。」

這一笑真使我莫明其妙。她和我成了個顯著的對照：她是那樣隨便，談笑自若，我却十分拘謹，略帶一點驚奇。

實在忍不住，我終於問：

「慌？」

「嗯。這裏本來是張先生的房間。」

「張先生現在到那裏去了？」

「他——他——」她支吾。我在心裏猜：也許是爲的我到這裏來當一個錄事，而因此擠掉了張先生的飯碗，所以她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說出他的離職。誰知我猜錯了，接着她用很低的聲音說道：「死了。」

「張先生死在這裏？」

「這倒不是。離開這房間的時候，病已經很重了。」

「他是怎麼樣一個人？」無話找話，我立刻就發覺自己問得有點滑稽。

「不長不矮，不瘦不胖，」我聽着禁不住笑了出來，她自己也笑了：「

臉孔上不大有笑容的。」

「他年紀不青了？」

「青。可是他頂本份。」她接着對我講述了些這裏男女同事間的瑣碎事情。語氣之間，她似乎不大滿意他們的不本份。

『年紀青當中就他一個人規矩。』這是她給他的評語。

我流浪到了印渚埠，在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家裏當『食客』，徒然增加他家的負擔，我心裏自然過意不去，他雖然也一再的向朋友們請托，爲我找事情做，但是也常常得不到結果。後來總算成功了，他介紹我進一個機關裏去當錄事。上面那一段對話，就是在進機關的頭一天傍晚，我和女工役陳媽講的。

我有理由和陳媽接近，不僅僅是爲了同鄉，更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同一個人介紹進來的。到今天我還能追憶起她的神情：以奉承的微笑來遮蓋貧窮的煎熬，舉個不倫不類的譬喻，好像長棉袍外面罩上一件短長衫，更加顯得寒儉了。一想起她那種表情，沒有力量能阻止我聯想起一個夜晚，一個小樓上，燭火在雨聲裏搖幌不定，那是我被介紹進這裏來的前夜，我父親的朋友對我說起當初介紹陳媽進來時候的種種周折：起先去主任內宛言辭絕，後來

又不好意思不賣面子，而勉強答應了。由於這一夕話，我才明白一個機關裏即使是僱用一個不足輕重的女工役，却也有那麼多的前因後果，站在遠地方看事物，我將永遠看不清楚它是個什麼樣子，一旦定睛逼視，我驚呆於它的真相。人事真太複雜，我太簡單了。要瞭解人事，這是一樁多麼艱巨的工作呀！張先生我沒有趕得及和他見面，其實我這種說法是有點矛盾的，我的知道他正是因為他的死。我是填他的遺缺的。陳媽對他的讚美，把我的思想引到不可接的遠方去了，我在設想張先生是怎麼樣一個『本份』而且『規矩』的人。我漫無目的的望着窗外天井裏的野草，回頭看一看陳媽——陳媽木然。存在於我想像中的張先生是一個寡言笑，好沉默，臉上的表情和靈魂有着表裏一致的冷靜，永遠管束得住自己的年青人。

夜落下來了。

一個極偶然的機會裏我有幸窺見張先生靈魂深處的光。我在燈下安放僅

有的幾件用具，把抽屜完全抽出來，爲的是要拍去積在底裏的塵埃。當我正要抽屜送回原處的時候，我有了新發現，一頂『四仙桌』，抽屜板與底板之間很有一些容量。新發現的是：在那裏平正的放着一本練習簿！

我把它取出來，翻開。第一頁的正中寫着一行工整毛筆小字：『人性的本身就是我們最大的敵人。』啊，宇宙彷彿凝聚在一點一瞬之間，萬物似乎都在屏息諦聽，有一股不可言狀的，強大無比的力量加到我身體的四周，我感到一切的緊縮。陳媽，我不禁在心底輕輕地叫喚：你所說的『本份』『規矩』全在這裏！且聽一聽這句話：人性的本身就是我們最大的敵人！顯出多麼大的抗拒力量和挑戰的勇氣哪！他簡直勝過僧侶中人！

在陌生地方過第一夜，有比以往任何一夜都長的感覺。這一夜似乎更不容易過去。臨睡之前，我拜讀了張先生的遺著，那裏面寫的是個戀愛故事，我不想把這種千遍一律的桃色事件搬到這裏來展覽，也不忍浪費讀者諸君寶

貴的時間。我祇有兩句話，仿陳媽的說法，他比不『本份』的還要粗野，比不『規矩』的更加荒唐。這時我才明白，對於第一頁上的話，應該作反面的解釋：他是人，特別是一個年青人，和別人一樣，他也有人性的要求。陳媽，你站在太遠的地方來看他，你所瞧見的祇是一個模糊的側影，一個浮淺的表面。恕我無禮，後來居上，我現在比你更跑近張先生一步了。人類的本性，埋藏在人心的最深處，有時候呀，一件事情的真相，本人自己往往不肯承認。

張先生原來是這樣一個人。我開始覺得這個房間有點可怕，各種各樣可怖的幻像在我腦海裏漂去又漂來；……我想換個房間……我再也睡不着了……我在等待天亮。

第二天一早，陳媽進來爲我倒洗臉水，一看見我睡眠不足的眼睛，她就問道：

「陌生眠床你睡不熟？」

「昨天夜裏我看清楚了你們張先生。」我一本正經的說。

陳媽笑了，笑得那麼勉強，笑得那麼做作：「你講笑話。早起頭煙火食也沒吃過，等一息再講。」可是她對於人鬼之間顯然因此而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接着她問：「夢裏看見的？不長不矮，不瘦不胖的一個小伙子是不是？（她堅信我夢裏看見了她所說的張先生，她甚至得意的笑着說。）昨日我講這兩句話的時候你還要笑我！」

「嗯，」我沒法和她分辯，我想把話岔開，我想換個題目談談，但是談什麼好呢？我隨口背出一句客套，算是在另一方面開了頭：

「你在這裏做得好不好？」

「也祇有餬餬口。」陳媽發起議論來了：「做人都祇有遠看看。近了就什麼都不好了。譬喻我們這個機關，外面望望多少冠冕堂皇，誰曉得裏頭亂

七八糟。一樣的道理，我自己的苦處祇有我自己知道。」

是的，你的一切和真正的你祇有你自己知道，因為你和你自己兩者之間的距離最近。別人和你多少有點距離，因此他們知道的並非你的全部，並非真正的你。和你遠到不可知的，他們甚至根本沒有法子知道世界上有你這個人：這決不是蔑視你，這是真話。越是和你接近的，是越瞭解你的人，也就是認識你本來面目的人。

假貨

你可能因某個集會跟他認識，在那種場合，毫無疑問，你將爲他的一腔熱情所激動，並且，在他的口若懸河當中，迷失你自己了。你搖搖頭。你在說不會嗎？會的。即使你是一個胸有成竹的老年人，你也會的。一種純然爲了拯救別人，完全忘却自我存在的壯偉感情，在他的言語之間洋溢。彷彿一般無從估計其力量的浪潮，把你沖到不可知的遠方去了。於是你深深折服，默認他與你之間確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你自愧落伍。

但是，先生，你難道沒有遇見過一種人，那種恨不得把自己所懂得的，或者是懂得一點的，全部寫在臉上的英雄？第一次晤面，你沒有理由不驚異於他的高貴而有修養的靈魂，你可能把他奉爲大「神」；第二次，你便覺得

他祇是一個很平常的『人』；等到第三次，廬山真面畢露，唉唉，你也許已經十分討厭這個惡『鬼』了。

現在這樣一個人就坐在我的對面。時光是早上九點半，他剛跑進辦公室，一坐下來就滔滔不絕地說：

『……事業跟職業沒法連在一起，這是社會的不合理。遲早總有一天，整個社會上了軌道，那時候，我們每人就都找到自己喜歡的職業。我所以到這裏來，並不單純的爲了賺錢。賺錢當然也是一個副目的。主要的是這裏的工作和我整個人生方向相附合。化下去同樣的勞力，然而這裏的工作對社會多少有點貢獻，譬喻……』

『以前在甚麼地方得意？』
我這樣問他。

『××××，』他把手一揮，說得很慷慨，『那地方別提它了：一個商

業機構。」撇下一個譬喻，他立刻就拾起一個假使：「假使爲了賺錢，我儘可以在那裏做下去，講老實話，那裏的待遇比這裏好多……」

他兩顆眼珠子灼灼地正對着我，唯恐我不相信他所說的話。我點點頭。

他突然指着我道（這真使我猝不及防）：

「根據昨天一天的觀察，我知道你是個人主義者，我得不客氣的指出：

這是墮落的傾向……」

可能因爲窺見了我臉上的不愉快，他換了另一種口氣：

「你以爲我這種看法太主觀嗎？我以冷靜出名，這完全是客觀的批判。

你且自我檢討一番，有沒有這種傾向。自我檢討很重要，你應該隨時隨地注意這一點。它在各方面都幫你走上正確的路。當然，自我檢討所給你的幫助有限，它僅是消極地保證你不走錯路。它幫不了你最大和最後的忙。你要獲得那種積極的、向上的、進取的生活，你還得參加到團體裏面去。」

我又點點頭。

「你太孤獨了。你趕快來加入我們的團體。我們正需要幹部。我相信你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祇要有人不斷地給你打氣。」他說出了一句他們團體中的術語；他雙手裝成打氣模樣，得意地笑笑，「打氣，懂不懂？」接着解釋道：「鼓勵一番。」

他把我捧得太高，我笑笑。

「我介紹你加入我們的團體。你沒有參加過團體的生活？啊，那真叫熱烈，那真叫偉大，在團體當中，你會忘記自己存在的。有一次，我趕畫一面大旗，因為等着要用，從下午六點一直畫到半夜二點。第二天早上醒來，手臂又酸又痛，可是爲了團體，我一點埋怨的意思也沒有。」

他把談話重新又回到我的個人主義：「你是個人主義，對症下藥，趕快來加入我們的團體。個人的智慧有限；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集思廣

益，羣衆的智慧無窮。個人的能力薄弱，好比一支箭容易折斷，羣衆就好比是許多箭湊在一起，折不斷了。這個故事你懂不懂？一支箭，一把箭，……

……

我幾乎來不及點頭，口中頻頻說：「嗯。」

「你也寫文章？」

我趕快搖頭。

「你文章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我又忙着點頭應：「是。」

「你是寫給少數人看的。你追求文字的和諧與美麗，你講究雕琢。」

「我很想擺脫這一點。」

「我也寫過幾篇。我跟你不同：我是寫給大多數人看的。我注重作品本身的健康。還有一點，那才是第一的第一，我是寫給大多數人當中的（他伸

出右手，把大姆指，食指，中指逐一屈數：「工，農，兵看的。」

「工，農，兵。」我唸着每一個字。

「唉，現在社會上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寫文章顯然是次要的工作。去年×月×號××副刊上我寫過一篇，他媽的，報紙立場不對，後來我就不高興寄去了。」

這時候一位什麼主任拿來了一幅地圖，要他放大一張，這樣可以掛在衆目昭彰的地方，譬喻會客室，或者甚至是走廊上，總之要儘量能使人們瞧見的場所，這樣可以吓唬那些難得跑一次進來的老實鄉人，（你要知道，這個小縣的民衆教育館也是附設在這裏的呀！）表示這裏的辦事人員並不祇是吃閑飯，領乾薪。

主任告訴他：「明天下午要，」說畢走了。

「今天下午，下了辦公我給你吃晚飯，說不上什麼請客，祇是表示我歡

迎你的意思。就是你跟我兩個人，也沒有什麼可吃的，你不要拒絕。」

「要你化錢不好意思。」

「這是什麼話？」他抗議着，彷彿我的一句極平常的話，竟然侮辱了他的全部人格。「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誰能夠在家裏坑一輩子呢？哪一個又不需要朋友？你這樣說不是拒絕我和你做朋友嗎？如果你真是這個意思，那我們大家不來往好了。」

他用言語把我逼迫到一個奇窘的角落裏，我這個不善詞令的老實人，幾乎要說出：「好，好，那麼你請我吧，」的傻話了。我不知道對他是搖頭好，還是點頭好。

「一言爲定：下了辦公，今天下午。」

晚飯的約會，就這樣說定了。

除了瑣屑的談天，我們當然也做了一些最最微末的工作，那些與時光俱

來，也與時光俱去的，一做好，就立刻湮沒在時空的大海裏的零碎雜務。

下午四點半。

「我打一個瞌睡。什麼主任之類來了，你通知我。」他笑着說：「拜托拜托。」

把兩臂交叉成個乘法記號，前額擱在手臂上了。

好久。

咯，咯，……

一個茶房闌珊地跑進來。

他驀地驚起，一雙朦朧的眼睛說明了他沒有睡醒，更透露了他對我的不滿。他很機驚的看向門口，進來的原來是一個茶房，這才大胆罵道：

「我道是誰，他媽的，着皮鞋，後跟也不墊塊橡皮！」

「買不起呵，先生。」茶房也厲害。

「買不起着什麼皮鞋！」

真是豈有此理，茶房也可以着皮鞋。並且又不墊個橡皮後跟。

下辦公室，我們倆人一道去吃晚飯。很平常的一頓晚飯：兩客蓋餃飯。那些吃得大醉大飽的食客們恣意笑罵，僮倌奔走侍應。喧喧嚷嚷，織成一片聲浪的大海。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可談。快要吃完的時候，他幽幽地道：

「我在想。」

「想什麼？」我問。

「有一天、我租個小房間，和我心愛的女人住在一起。這邊是床，對面是櫥，（他用調羹指東點西的說，）靠窗放個寫字檯，上面擺個很小的無線電，……：你想想看，這種生活美麗不美麗！」

「平常得很，那不過是說你結了婚。」

「唉唉，那太美麗了，結婚兩個字是不足以形容的。那時候我將去找個

安分守己的職業，早上出來，傍晚回去。晚飯當然跟她一道吃。誰還高興吃這種蓋餃飯？我們倆人一起坐在床的邊沿，看看小說，聽聽無線電，不知不覺便過了半夜十二點……」

「你跟她天天上菜館？」我敲着盆子的邊緣。

「一進菜館，那種舒適的氛圍就減低了。我們自己燒。用個老媽子。」他深深醉倒在他自己的遐想裏了。「要我心愛的女人燒飯，那太煞風景。必須用個老媽子，一個老媽子是省不了的……」

我也徜徉在他所說的境界裏了。我在設想：那個小房間的燈光，有理由是絳紅色的，也可能是橙黃，說不定是天藍，似乎更應該是湖綠色……

想不到一個僮倌此時會解救我們倆個白日夢者，他大模大樣地跑近我們，「唻朗」一聲，連丟帶拋，一個唐瓷碟子落在我們的桌面上了，上面放着兩方冷毛巾，意思是叫我們快走。

於是付錢。

「老媽子不僱了。」他說得很快，很堅決，彷彿旁邊有人在苦勸他用個老媽子似的。我們相互哈哈大笑，跑出了飯店的大門。

「再會。」

「再會，再會。」

「明天你幾點鐘上辦公？」他問。

「怎麼？」我覺得他問得有點特別。

「我說不定要遲一點來。靠旁邊抽屜裏的一張地圖，可不可以托你代我畫一畫，是主任交給我的，說定明天下午要。真討厭！」

「是不是到你那個團體裏去？」

「孫子王八蛋再高興去！我女朋友給人家搶去了，前些時漏夜趕畫大旗什麼的，現在想起來真是何苦！從搶去以後，我就不去了。」

「反正沒有什麼事，你遲一點來。」

「真的，靠窗口幾張檯子一天到晚看報喝茶。」他的眼睛裏突然閃出來一種莫名其妙的光，像在訴述不平，更像憤怒，他目不轉睛的看着我，我有一點害怕。然而出人意料之外，他竟緊接着笑了，笑得那麼良善。他又說道：「他媽的，人家全閑得要死，就要我一個人畫地圖。主任的意思，不是等於要我破費一頓晚飯的錢嗎？」他趕快聲明：「我能夠認識你，太高興了，這是笑話，我語無倫次，你不要生氣哇！」

我知道畫地圖這樁事情，無論如何不可能推却了，「受人財錢，與人消災，」這一客蓋餃飯，不管是畫地圖的報酬。我發現他的一切全有作用，莫不先有自己，而後有別人。他的漂亮的言語祇是一種煙幕，煙幕掩飾着他這樣一個假貨。

揮一揮手，分別了。

暮靄從街角裏伸出來，很有不少家舖子已經亮起了霓虹燈，又是一天將要過去了，我的小文也就到此帶住，在末了，請讓我說出一句頂扼要的話：

這是我進這機關的第二天，我和他第二次見面。第二天是第一天與第三天當中的橋樑，對於他，這是一個很可描繪的日子，一個頗爲重要的轉捩點，這是溝通「神」與「鬼」之間的一個環。在這一天裏，他有拯救芸芸衆生的「神」的胸襟，有「人」性的本位要求，更有「鬼」的尖刻。

綠

我認得這位科長太太，還有她的丈夫，完全出于偶然。要不是那一天輪到我監廚，我不會認得她們。即使以後會認得，也就要再晚幾天。想不到這偶然的認得，竟能夠在我顛簸灰暗的旅頁上抹一筆彩綠。綠不是紅，紅近似誇大，幾乎教你把本位都忘了。綠也不是紫，紫屬於短暫的刺激，令人不知道還有明天。我要的是本位，我要的是明天。本位與明天並不衝突。綠是綠，一句話：綠是希望不是奢望。

輪到我監廚，正是中秋節。這是我進這個機關第一次監廚。也是最末一次。十四日傍晚，我領了菜金，多謝一位伙伕的指示，說早上稀飯的小菜，照例是黃豆，這裏已經數不清楚吃多少早晨的黃豆了。只第一天晚上買回

來，這樣，早餐的監廚任務就算完了。這伙伙還好心的告訴我買多少黃豆，以及賣的店鋪子，再三說那很容易找，是一家炒貨店兼茶食店，跑遍全城找不出第二家的。你可以從這裏推想，這城有多麼小。

那時候我十七歲。伙伙的言語對於我並不顯得像老太婆唸經似的喋喋而無用。我如數接受。我全部照辦。我沒有勇氣變更這一向下來的規矩。

『黃豆』，剛跨進店門我就喊，接着報了個斤兩的數目，就把一捲早已數好了的鈔票（數目當然也是伙伙告訴我的），放在櫃台上。

一個年青女人在買月餅。從她的服飾和儀態上着眼，人們有理由猜測這次已經不是她今年第一次買月餅了，她應該早已吃膩了這東西。

店主人停下正在包紮的工作，那月餅包淘氣的自動袒開了，形狀猶如一隻不費絲毫力氣而伸開着的手。他轉過身，拿來一個現成的紙包，遞給我：

『就等你來，』他數起鈔票來，『平常這時候老早拿去了，今天你遲來

了十足有半個鐘頭。」他邊數邊說，心和手分了家，「你是新來的？以前不看見你來過。」

店主人說話的時候，這個女人靜靜地看着我，彷彿有某種強烈的光照在我身上似的，教我不敢一抬頭一舉手，甚至是最平常的呼吸和霎眼，我也感到拘束了。我努力裝作沒有這種感覺。然而徒勞無功，愈努力反而愈失敗。她什麼話都不說，也不把她的包到一半而又散開的月餅包放在心上。儘管無言，儘管不作任何表示，但是一種落在疎遠和陌生幕後的關懷，我是覺得的。

我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想吃一個月餅。買了就在這裏立刻吃下了事，不必拿回家去裝斯文了。哈哈，回家？流浪人回什麼家！人家買月餅全買一斤二斤，我買一個，一個是二兩，這有多麼寒儉！出門的管什麼寒儉不寒儉；我心裏這樣想，想得很亂。終於不待自己考慮，我脫口而出：

「買個月餅。」

店主人迅捷的爲我從缸裏拿出來一個月餅。我覺得他過分慫恿，過分客氣，對我似乎存有若干顧忌。其實不是對我，乃是對那個每天早上吃黃豆的機關。我沾了機關的光。

「多少錢？」我問。

「六角。」

我伸到左胸前的口袋裏去拿錢，摸出僅有的一張五角鈔。我這才發覺自己的錢已不夠買一個月餅。在片刻之前，我全沒有想到這點。請設想一下我當時的狼狽！「一錢逼死英雄漢」，這句話真是前人爲我說的。我雖不是英雄，也沒有當場被逼死，但我羞愧的程度遠過這些。我覺得自己的全部人格都喪失了。我的心跳得又快又重。我頭暈。天地似在旋轉。我從未覺得世界有這麼小過。傍晚的天氣多窒息。我恨不得地下馬上裂出一個窟窿，好讓

我躲下去。但是，無地自容哪！正當我手足無措的時候，店主人笑道：

「你先生買嗎，打個八折。」

「那，那……那我不買。」說話的時候，我知道自己的臉色可憐得很。

在惶急之中，我私心暗暗祈禱，希望我狃狃的原因她並不知道，店主人所說的八折也不被她看穿為的是「搶救」。但是，像這樣笨的人天下那裏去找？何況她一直就站在我的左邊，口袋裏的窘境早被她看得清清楚楚！

她突然從店主人的手指縫取出一個她已經買下來的月餅，放在櫃檯上，接着，很快的指指我的一個道：

「這個算我的。」

店主人滿意的點點頭。

她爲我解除了窘境，我却毫沒有感激她的意思。太率直的舉動傷了我的自尊心。啊！你這個混賬女人，差一角錢你就這樣侮辱我，誰知道你是做什

麼的！我在心裏這樣毒咒。我簡直忘了自己的存在。毒咒以後的短短幾秒鐘時間，彷彿在真空裏活了許多年月。完全出於我意外，她對我微微笑了，露出兩排整齊潔白的牙齒，這微笑喚醒了我置身異地，也喚醒了我現在立在一
家炒貨店的櫃台前面。這是說話的前奏。我真願意立刻聾了我的耳朵。因為我預計，她將要用比剛才動作更明朗化的言詞來譏笑我的貧窮了。

誰知預計落了空。她摸出一張名片：『有事情可以找我。』名片奪去我的注意力有好久好久。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出去的，我也不知道她出去的時候是一種什麼神情，教人受不了的驕傲，還是平易近人？名片右上角印着××××捲煙管理處，左下角照例印有地址。她是公務員：唉，這難道還會假！

我回來，我把黃豆交結伙伙。我把月餅吃掉。我把送月餅的祕密藏在心底。

天漸漸暗下來了。我現在能夠到那裏去？這麼早就睡嗎？真是笑話！無聊得很，信步踱到辦公室裏，這個不管你有事無事，每天得硬坐近十個鐘頭的變相牢獄！白天，上司在這裏對下屬拍檯子：『你這樣是可以的嗎？』或者捧椅子：『你，你什麼東西？你懂什麼！』這樣，於是連拍過的檯子和拍過的椅子也都有了威風，教小職員不敢向它們多望一眼。現在，這些檯子，椅子，檯子，鏡子，表格……全被我一一看在眼裏了。暮色彷彿是一面灰色的網，把它們緊緊網在一起，我也被網在這裏面。無意間我伸手去擦擦這淺灰，六七個蚊子碰到我的手臂和手指。

這裏難道是我可以永遠待下去的嗎？抄一輩子的『等因奉此』有什麼意思？然而，不抄又能怎麼樣呢？饑餓和寒冷在前面無情的等候我，會抄幾句爛調，便是我短時期裏對付它們的唯一武器，放下這個我又拿什麼來抵擋？

我這樣胡亂的想着，跑出了辦公室。

不着邊際彷彿空中的游絲，無所適從猶如迷途的行人，我深深被寂寞和無聊征服了。我成了一個可憐人，我沒有地方可以去，主任的房間裏雖然燈火輝煌，但是主任和他的親信們現在在談的又是些什麼呢，不會再是「×××這個人，要是他能夠自動辭職，那最好；×××就可以正式進來了」吧？也不可能再是「×××嗎，×××介紹進來的，讓他過兩個月再說吧，到時候我下手令開除他」嗎？我曾經聽到過這種聲音，當自己的名字也被他們提及的時候，我是又慚愧又難受。彷彿剎時犯了什麼不可饒赦的大罪，我失掉了所有的力氣，眼前一陣灰暗，覺得自己的一切全完了。我甚至沒有勇氣再跑近主任的窗，我怎麼敢貿然闖進他們的集團？

我去找她！我驀地這樣決定。我真立刻就跨出門去找她了。小巷過去，又是小巷。小巷，小巷。一塊藍底白字的木牌，帶着它的全部威嚴，挺立在

我面前。門，好高大，它虛掩着，我推進去。哦，綠！門內全是桃樹，桃林正中劃一條白石小徑。看着看着，自己的心肺都綠了。我突然有了愉快，我突然有了明天。

一條狗朝我吠來。一個人開始問我了；『你找誰？』我背出卡片上的名字。『朝這裏進去。』他的手指向綠色中的白路。翠綠逼人；我以前不相信會有這種情緒，到此我才恍然於『逼』字的力量。

她正在吃飯。她的右側，（其實應該說是她坐在人家的左側，這樣也許更確切些）坐着一個男人；我猜想：這一定是她丈夫。

燈頭上配一個綠色的罩，整個房間全都浸沉在湖水的淺綠裏了。這是一種既愉快又悠遠的情調。我却喜悅於它的靜穆和安定，因為我明白，自己在这三人當中最不安定的一個。飄泊的人總渴望能夠得到安定。

在陌生人面前，我照例顯得非常木訥，何況這一次我到這裏來，完全屬

於傳奇式的拜訪，我不知道應該把雙手放在何處才好了。幸虧她和她丈夫都很會說話，滔滔的言詞，爲我沖去不少沉澱的尷尬。

「啊，說起曹操曹操就到！這是我一個同鄉，就是我剛才對你說的。並且又是同學，先後同學，」放下碗筷，她是那麼高興的爲我們介紹，「這是方科長，（大概她忽然想到：縱然自己的丈夫是科長，但也沒有必要讓我知道。立刻換成：）方先生。」

這位方先生問過我尊姓大名，以及在那裏得意之後，忽然率直的問我：

「你們那邊待遇怎麼樣？」

我明白他之所以問待遇一定和買月餅有關，既然她已全部告訴了她的丈夫，那麼我又何必在他面前撒謊？

「上月底我領了一元五角。」

「那會這麼少？」他又問。

「我是二十六號到差的。」

「啊，」她恍然叫道，「祇給他五天的薪水。」接上來的是完全肯定的口氣：「你以爲蹺腳手裏拿出來的錢還會錯嗎？」

（我們主任的蹺腳姿勢，親切的映在我腦子裏了。）

這位方先生點頭，接着又搖頭。許多複雜的感情，全包含在這相反的兩個動作裏了

「照這樣算，一個月的薪水也不夠做什麼衣服。明天就是中秋，天氣就要轉涼……」

她沒有把寒冷的冬天搬到我跟前來，僅僅是天氣就要轉涼，這也就夠了。對人太密切的關懷，往往近於可憐人家。是人都不願意受人可憐的。她應該懂得這一點，所以沒有再往下說。我却被這幾句話引起了莫大的惶恐。這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氣候不肯因為我的無衣而停留，我拿什麼來追隨寒

暑？她又在那裏說話了：

「萬一人有什麼不舒適……」

生病？這難道還不就等於死！我心裏這樣自語。離開家鄉，離開學校，我赤手空拳闖進茫茫人海，祇幾個月，我已經發現每個人與每個人之間全隔着一條鴻溝，不，簡直是隔着重洋遠海。每一個人是每一個小島。唯其我和她認識是在我發現人是島嶼之後，我才深深覺得一個人（不管任何人）能夠在百忙當中，分出片刻時間，去關心別人的冷暖飢飽，甚至生老病死，這真是無上美德。

晚飯吃好了，一行三人，踏着蒼茫暮色，走向公園裏去。月亮已經升起來，月光為垂暮的土地鍍一層銀。

「你有什麼打算沒有？」他跨進公園就這樣問我。

「永遠做個錄事總也不是辦法。」她接着丈夫道。

一陣恐怖頓時擊襲了我，因為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恩寵加到了我身上。這簡直是我自己的心聲，現在她和她的丈夫爲我說出來了，錦上添花，徒然惹人討厭，雪中送炭，才見得人情的溫暖，我忘得了華燈醇酒旁的阿諛吹拍，我却永遠不會忘記這簡單的兩句話，我祇有以沉默來回答她們，心裏充滿了感謝。

「我想××裏我不會待長的。」

「爲什麼？」她滿以爲我有什麼了不起的新發展。

「主任遲早會開革我的。」

我們早已坐在長椅上了。他坐在正中。他忽然站起來：

「開革你？你們主任難道不明白你是從淪陷區逃難出來的，開革你叫你去哪裏去？我明天馬上就對他說……這真是豈有此理。……」

「你坐下，你坐下，等問清楚了再去也不遲，」她哄騙他，猶如哄騙一

個孩子。她拖住他的手臂。他重新坐下。

『要開除你？』她遠遠地問，隔一個人像隔一座山。『你怎麼知道？』

『是我有一天傍晚走過主任的窗下，聽見這麼說的。』

『唉，』他長長的嘆一口氣，搖搖頭，像非要解決一件事情不可似的又立起來，（她當然又去拉他）：『你不要拉我，我現在就跟他去說，他要這麼做，我就跟他鬧。』

我沒有理由不說他是一位直心腸的好好先生，在幾分鐘以前，他唯恐我在那個機關裏待一輩子，現在却唯恐我不能多待一天了。

『你氣平一平。你這樣做對他幫不了多少忙。蹺脚一追問這消息是那裏來的，還不是爲難了他。那時候你想想他有多難！』

一時三人全沉默了。公園內別人的談話聲絮絮的灌入我耳朵裏，談話空隙處有秋蟲吟聲作爲補白。

「學校還有你的學籍沒有？」她望着我的校徽。

「昨天剛收到信，要我們去。」

「那麼旅費？」

唉，不用提旅費！「就是沒有旅費。」我說。又是沉默。

我無聊萬分的抬頭望向天空，天那麼藍，星那麼少，一朵白雲正在月亮旁邊悠悠飄過。如此美好，如此靜穆。我聽見他對她低聲絮語道：「你那裏不是還有一筆錢嗎？」她的聲音也是低微的唯恐我聽見：「他遲早得走，我們不如現在幫他走。」他點點頭。

其實我把什麼都聽在耳裏了，虛偽的矜持教我假裝什麼都沒聽見。

「路費我們可以爲你想辦法，」她熱誠地道：「問題是你進那個機關不到二星期就要辭職，主任那裏會有什麼麻煩嗎？」

「這有什麼？」她丈夫不耐煩地說：「他走了他反而高興。頂多冠冕堂皇

皇的說一句（他學起我們主任緩慢的官場語調來了）「你要走，我本來很放心，現在你既然去求學，我也沒有理由阻攔你的前程……」

說得三個人全笑了。

「那麼就這樣決定，」她的手指着我：「你——」

「明天就辭職。」我站起來，準備走了。

他又說道：

「你明天中午就去找我們，那時候我們爲你送行。」

有誰願意知道人世的寂寞嗎？一片灰暗，排擠，傾軋；但是偶然也有綠，滿溢着同情和互助。

展開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綠色的草地，草上露珠受着月光的映照，閃閃爍爍，耀人眼花。感謝永遠是一種言述不盡的情緒。我輕快的跑出公園，踏着小巷的月色，許多「綠」全集中到我的腦海裏來了；桃林的綠，燈光的綠，

草地的綠……它們對我全招着友誼的手……

『用不着你開革我，我明天就辭職。』在一片綠色的幻海裏，我心頭反覆的說着這麼一句話。